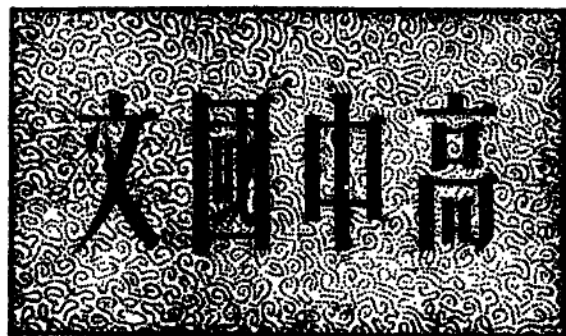


高級中學適用
臨時課本



第一冊

上海聯合出版社印行

高級中學 國文第一冊 目次

一	英雄的十月(上)	華山	一
二	英雄的十月(下)	華山	五
三	流浪(高爾基傳記一章)	A·羅斯金	一二
四	回憶魯迅先生(節錄)	蕭紅	二〇
五	杜鵑	郭沫若	二六
六	白楊樹	茅盾	二八
七	在克列姆林宮招待高級學校工作人員時的演說	斯大林	三一
八	在克列姆林宮	郭甫巴克著 邵天任譯	三四
九	口技	林嗣環	四二
一〇	核工記	宋起鳳	四三
一一	遙獻	廖承志	四五
一二	哭一多父子	吳晗	五一
一三	鼓風爐旁	伊凡·格魯鮑夫	五七
一四	飛機的誕生	雅可福烈夫	六二

一五	我們不再受騙了	魯迅	六八
一六	覆勞倫斯先生	愛倫堡	七二
一七	夫妻識字	馬可	八〇
一八	死不着	張志民	九五
一九	手觸生活	蘇聯文學研究會	一〇四
二〇	魯迅論創作要怎樣才會好		一〇八
二一	永州八記(上)	柳宗元	一一〇
二二	永州八記(下)	柳宗元	一一三
二三	國際和平醫院開幕詞(上)	白求恩	一一七
二四	國際和平醫院開幕詞(下)	白求恩	一二二
二五	沈江	孔尚任	一二八
二六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杜甫	一三二
二七	繚綾	白居易	一三二
二八	欽樺林	馬逢 西戎	一三四
二九	明湖居聽書	劉鶚	一三八
三〇	楊修之死	羅貫中	一四五

一 英雄的十月（上）

歷史大進軍

當東北人民解放軍的大軍奔向北寧線的時候，我們還沒有想到十一月二日將要成為全東北人民完全獲得解放的日子。當時我們所想的是一場空前的決鬥，是一場遠離後方插到敵人的走廊去扭斷敵人咽喉的決鬥——澈底摧毀敵人東北與華北的聯繫，以便最後消滅東北國民黨匪軍。

「現在完全翻過來了哪！」四保臨江的一個英雄連長對我說：「鐵路是咱們的，大砲是咱們的，汽車也是咱們的；咱們打到那裏，哈爾濱的火車也跟到那裏了。」整整半個月，滿載人馬的進軍列車疾飛南下，而車窗外的原野依然塵土飛揚，馬達轟響，偽裝着綠叢的砲隊，像一行行飛跑着的林蔭，從步兵縱隊旁邊掠過。在大凌河邊，這道錦州北面的屏障，耀眼的燈炬如同夜市的大

街，望不到頭，亮澈着原野。

從松花江到大淩河，這並不是太近的距離，但我們知道腳下的每一步路，都是兩年來用血和超人的勇敢和堅韌奪回的。我跟着前進的先頭部隊，全國有一千多枚勇敢獎章便是證人。「新形勢是打出來的，我們的光榮也是打出來的。」年輕的團政委總結他們兩年來殲敵一萬五千人的輝煌戰績時說：「現在蔣介石快完蛋了，但是敵人却永不會自己滅亡；只有堅決打下去，才能打出更大的光榮，打出最後全中國解放的新形勢！」這是全東北人民的心聲。一個名叫安殿啓的東北新戰士出征時，他的母親就這樣叮嚀他說：「現在咱家有吃有穿有地種了，可別忘了天下窮人啊！快把國民黨打倒，給爲娘的增光！」他自己的決心也只是一句話：「守住家門口，打不上敵人了。我父親是担架模範，母親是生產模範，我一定爭取做個戰鬥模範！」

蒙古草原已經枯衰了，燕山餘脈還是層層翠色，沿途斑駁的叢叢，茂密的梨園，纏繞牆頭的葛藤，沿村道上拾糞的老漢，無不給大家以久別重逢的愉快和異常的鼓舞。行進中的戰士們忍不住敞開胸膛唱着：「走一山，又一山，眼

看就到山海關！」

塔山英雄們

「到錦州過過考」，這句話成了大練兵以後指戰員們的求戰豪語。而最嚴重的考驗就在十月八號開始了。錦州守敵從五個半師突然增至七個半師，從錦西向北增援的九個師敵人只隔半天路程，從瀋陽傾巢而出的十二個精銳的美械師又威脅着我們的後方供應線。這是蔣介石親自部署的「東北決戰」。我們的部隊勇敢地迎接了這個考驗。在砲火犁遍了錦州城郊，每晚都可以看到塔山上空照耀着虹彩繽紛的照明彈和信號彈，聽到清晰的砲聲，但攻城部隊還是毫無顧慮地日夜進行着一個空前規模的攻堅準備工作：奪取外圍要點，改造四郊地形，在火網下完成一系列的環城通信網和地下交通幹線，把總攻擊的出發地逼進城牆緊跟前。戰士們始終堅信：「敵人援兵來不了。那裏有兄弟部隊！」

而在塔山的兄弟部隊，面對的只有四百米距離的敵人。左面是海，右面是山，中間十來里狹長地帶並無險可守，只能依託幾處村落。敵人從海上，從山

頭，從天空日夜轟擊着，每天總有五千發砲彈落到陣地上，村莊從地面毀滅了，工事毀而復修者達數十次，指戰員的耳朵震聾流血。但每個人仍堅持着自己的原來的陣地。我某師長指着脚下的焦土說：「我的陣地就在這裏！」

日日夜夜，勇士們抗擊着敵人六個師的輪迴猛攻，心中只有一個信念：「不讓敵人前進一步，保證主力順利攻入錦州！」地堡被轟塌了，轉到壕溝裏打；壕溝被轟平了，跳進彈坑打；子彈打光了，用手榴彈打；手榴彈打光了，用石頭打；正面擋不住，就插到敵人中間去打。有的戰士說：「我死了，也要擋住敵人！」另外一個馬上糾正他說：「死了還能完成任務嗎？我們要想辦法活着打到底！」戰士們最喜歡的一個辦法，便是以反衝鋒消滅敵人。衝到敵人屁股後面的機槍組長紀守法，當全組在敵人的夾擊中，打的機槍、步槍都壞了，他奪過敵人手中的武器還在打，最後只剩下他單人獨槍，他還是把敵人打退了。在突出的海岸一角，獨胆英雄們殲滅了十倍於己的敵人。

「有口氣，陣地丟不了！」這就是塔山部隊的英雄們的誓言。敵人在七晝夜發動了三次總攻，每天整團整營的集團衝鋒不下十餘次，一梯隊垮了，二梯

隊上；二梯隊垮了，三梯隊上。而人民戰士依然在砲火中傲然挺立。榮膺「塔山守備英雄團」的部隊，當場在火線上掛上「勇敢獎章」的就有一百五十餘人；他們打得敵人血水成流，在百來米寬的土上就攪下敵人幾百條死屍。縱然付出了七千傷亡，但始終未能前進一步的敵人，最後連軍官團也拿出來衝鋒了；敵人用機槍在後面趕着，好容易把兩個連趕到前沿幾十米達，但結果被塔山英雄們按到火網底下，進不得，退不得，全部投降過來了。「錦西阻擊戰」是解放錦州的第一功！「攻擊錦州的指揮員們異口同聲說。就在塔山部隊完成阻擊戰的光輝戰例的這一天，他們以三十一小時的驚人速度攻克錦州而轟動中外，把蔣家小王朝的「東北生命線」一舉斬斷了。

二 英雄的十月（下）

華山

致命的一擊

一週以來，錦州盆地日夜滾動着爆炸聲和砲彈聲。強大的野戰兵團正從四

面八方直逼城下。可是我站到高處，却在二十里以內簡直看不到人，幾十萬大軍雲集的大戰場是一片空虛。但在十月十四號上午十一時，天崩地裂一樣的砲火和潮水一樣的隊伍就突然間一齊迸發了。

我順着閃電形的交通壕走向北山制高點，頭頂上響着砲彈撕裂空氣的千種怪嘯，交通壕裏，人吼馬嘶，步兵砲和彈藥車向前滾動，爆破手擠在嗖嗖前進的行列裏歡呼着：「趕快上，咱們的『大傢伙頭』發言了！」這是步兵專門給那些專用美國十輪大卡車拉着的重砲所起的綽號。我忽然想起在四平曾經聽到過這樣笑聲。去年夏天，上千輛的大車日夜跋涉半個月，而運到四平前線的砲彈只夠轟擊十分鐘。今春我再訪四平前線，運送砲彈的已經是沿途列車和汽車了。我親眼看着不下一千米達的敵人防線上的縱深地堡羣，在七分鐘內被解放軍的砲火轟成一片焦土。就在那個時候，我聽到從我身邊衝上前去的後續部隊有人笑着說：「可要立他一功了！」而此刻不是在四平而是在遠離後方的敵人咽喉重鎮錦州，我聽到了戰士們這樣的笑聲。

勝利解放的召喚使得初上戰場的新兵也變成無畏的勇士。錦州人民永遠忘

不了爆炸英雄梁士英的名字。他在西北角巷戰道路上單獨衝到地堡跟前，把爆破筒塞進兩挺通機槍正在向外射擊的槍眼裏。正要回身跑出爆破威力圈，敵人却把爆破筒推了出來。鐵筒上的導火索已經吱吱冒煙，他一把抓過來又塞進地堡，用雙手死死頂住不放，連長命令他趕快轉回，他却乾脆拒絕說：「回去就完成不了任務了！」爲了炸開前進道路，他慷慨地和地堡同歸於盡。而在城外，突破的捷報一經傳出，空虛的戰場，頓時黑壓壓的，也不知從那裏冒出來這許多隊伍，兩路縱隊，四路縱隊，從北山公路上搶奔突破口的是好幾個並肩滾滾前進的部隊。飛機在頭頂轟炸掃射，堵擊的砲火落到身旁，而衝進城去的行列沒有誰爬下隱蔽。機槍手剛剛栽倒，助手搶上去就撈過他的槍，一眼不看便繼續前進。突破口擠不動了，後續部隊乾脆從小北門翻牆而入，不把腳下的地雷放在眼裏。「不怕側射，往裏猛插！」退到車站的敵人正在車廂裏瘋狂堵擊，先鋒班已經用刺刀剝開鐵絲網，鑽到車廂下逼令敵人繳槍。橫着三十幾道鐵軌和堆滿了車皮等雜亂障礙物的二百米岔道場防線，突擊連僅僅十五分鐘就完全打通了。地堡羣的敵人只顧封鎖着正面，手榴彈却在後門交通壕猛炸起

來，敵人緊忙奪路竄回樓房，突擊隊却從後窗迎頭打來了。曾經在四平直搗敵人核心工事的第八連，就這樣單獨打了七里路的巷戰，一路上連奪三座核心地堡，從城牆衝到市中心，最後衝到敵人兵團司令部的幾十個人，又用沿途繳獲的一色衝鋒槍突然猛攻，完成了該師解決敵兵團部的任務。

同時突破四城的四路大軍，如同四把插進敵人心窩的楔子，不出五小時便全部會師，把全城守敵割裂成四大塊。每路大軍沿途又變成無數把尖刀，只管向兩側的敵人縱深迂迴猛插。英雄們衝得這樣快，以致闖進敵人營指揮所後，滿屋守軍還以為是「自己人」。驟然出現的勇士嚇得敵人成百的跪下繳槍，可是誰也顧不上他們了——「不要人槍，迅速勇進！」他們別開生面的命令說：「槍放左邊，人靠右邊，順大街往外走！」交代一聲又繼續前進，打遍全城，把十萬守敵攪成一鍋粥。少數強固要點的敵人完全陷於孤立無援的絕境中，不投降的都一個個的被殲滅乾淨。

從十五日下午六時錦州最後解放的時刻起，東北蔣匪開始全局動搖了，無論是遲滯林彪大軍進軍也好，收兵回巢加強華中防衛也好，蔣介石這些反動計

劃都隨錦州的陷落而破滅。蔣介石之所以拚命嗥叫「南北夾擊」，正是因為東北人民解放軍一旦從錦州戰場騰出這隻要命的鐵拳，無論捶到那裏都是加倍沈重的。

從勝利奔向勝利

在饒陽河邊厲家車站一線，經過了敵人四個美械師兩天一夜的轟擊，陣地上已經分辨不出那裏是人挖的工事，那裏是砲掀的彈坑了。焦土翻過來還是焦土，劈裂的樹根冒着火簇，硬挺在火海中的一個連隊只剩一挺重機槍，而機槍班唯一剩下來的射手史學義，頭一天就被砲火轟斷了右臂。獨臂英雄記不清砲彈把他埋到土裏幾次，只知道一甦醒便從土裏掙扎出來，用僅有的一隻左手射擊衝上陣地的敵人。他用指導員遺留下來的匣子槍打，用陣地上被砲火炸斷了木柄的手榴彈打，讓一個新同志把美式機槍扛到跟前給他打。最後連緊握槍柄的力氣也沒有了，他又在幾分鐘內教會了新同志射擊，自己在旁邊一面裝子彈，一面給他指示目標說：「有個喘氣的，敵人就上不來。廖耀湘這條老魔落

到網裏再別想溜掉了！」

在這席捲北寧線的英雄的十月，還有什麼命令比「抓住敵人」更鼓舞人的呢？林彪將軍說：「不讓敵人西進！」黑山部隊就在陣地上擋住了敵人兩天兩夜的猛攻，打得廖兵團連夜南逃。林彪將軍說：「不讓敵人南逃！」饒陽河部隊就在一夜間從北線插下去，迎頭截住了敵人，兩天一夜的猛攻，打得廖兵團終於掉進了人民解放軍的天羅地網裏。

這是緊接着錦州大捷的又一個大會戰。經過了空前大規模的攻堅戰鬥以後，主力部隊的疲勞是可以想見的：戰鬥剛剛結束，戰士們倒頭在戰場上就睡着了，整夜的轟炸也未能侵擾甜夢。但遼西敵人繼續西進的消息傳到軍中，戰士們樂的直拍大腿說：「廖耀湘這條『大魚』，可叫林司令員『釣』出來啦！」從二十號起，滾滾大軍又連夜北渡大凌河，奔向指定的地點。腳板走得打滿血泡了，戰士們說：「我爬也要跟上隊伍！」腳脖子腫的瓦罐子粗，戰士們說：「跑斷腿也不能放走敵人！」猛聽得兄弟部隊已經把敵人抓住，進軍行列簡直沸騰起來：「決戰的時候到啦！」担架上的彩號躺不住了，跛着腳的也把拐杖扔

了；馱馬跟不上隊，射手就扛起重機槍走；小橋過不了四路縱隊，淌水過；解綁帶太耽誤時間，穿着棉袴過！三下江南的英雄部隊，四保臨江的英雄部隊，曾經在去冬並肩橫掃遼河大平原的兄弟部隊，都從四面八方潮湧上來了。方圓五十里的包圍圈，包圍着走頭無路的廖兵團。「猛追猛插！不讓敵人喘息！」正是過去廖兵團橫衝直撞的地方，騰起了總清算的復仇戰火，敵人的後衛還要抵抗，躲在核心的兵團司令部却叫解放軍截翻了。廖耀湘爬上吉普車就往新六軍軍部開，半道上碰見李濤也是孤零零的迎面逃過來，他們搭上夥，又去找十二師救命，誰知敵「虎威」部隊的三個團早已分路「突圍」到俘虜羣裏去了！插到敵人中間的一個部隊僅僅傷亡百餘人就活捉了二萬五千個「王牌軍」；另一部傷亡幾十人就抓了一萬六千個活的，甚至在戰地失掉聯絡的參謀人員，坐着空汽車也活捉了敵人一個騎兵旅。

全殲廖兵團的各路解放大軍佈滿遼西戰場，總清算的暴風雨已經來臨，林彪將軍下令：所有部隊立即分由鐵道、公路向瀋陽進軍！

於是，馬上道旁出現了各色各樣的路標：「向瀋陽前進！」在牆上、門

上，在橋頭堡壘上，一串串的部隊代號底下寫着：「向瀋陽前進！」在十輪大卡車拉着的美式榴彈砲上也寫着：「向瀋陽挺進！」……直通瀋陽的大道上，十月的英雄們展開了奔向勝利的賽跑。而跑在頭裏的鋼鐵部隊，正是在十月一日首先登上義縣城頭的英雄，他們緊接着突破錦州西北角的激戰之後，又以七晝夜的急行軍縱橫遼西戰場。在廖兵團全軍覆沒的當天，揮戈東向，終於在十月的最後一天，以四小時七十里的速度直搗瀋陽西線，爲東北人民的「十一月二日」打開了勝利的大門。

三 流浪

（高爾基傳記一章）

A·羅斯金

「他是一個行跡極其可疑的角色——讀書多，筆下很健，足跡遍及全俄（大部分是步行的）。」

——引自沙皇警署的檔案

高爾基順着伏爾加河走。在察里津，他跟伏爾加分手，橫渡了大草原。他在羅斯托夫住了一個時期。在這裏的骯髒的碼頭上，工作是有的——從

土耳其的輪船上起卸潮溼的皮革和一簍一簍的菸葉，工作時間差不多跟塞萌諾夫麪包鋪的一樣長，每天十五小時。但無論如何，高爾基在這裏總算是做一天可以拿到五十個戈比了。

這是一筆未之前聞的財富呢，塞萌諾夫只給他每天十個戈比呀。

在工作中間有個短短的休息，高爾基和他的新伙伴，就趕到河岸上那些潦潦草草搭起來的賣牛羊肚的攤子面前去。工作得特別順手的日子，高爾基就到那猜不透是什麼意義的叫做「Yeishop」的小酒店，這裏擠滿了碼頭工人和馬車夫。

高爾基住在近碼頭的一座房子的地下室裏，一個老太婆將她自己住的那一間房劃出一角轉租給高爾基，租費每夜五個戈比。

高爾基在羅斯托夫住了一時，就離開了。他流浪到烏克蘭，又從烏克蘭流浪到了貝薩拉比亞，到了多腦河邊，直到羅馬尼亞邊界。

二三年後，警察給聖彼得堡當局所作的報告上寫道：

「皮西科夫從尼幾尼·諾甫哥羅德步行到了貝薩拉比亞，目的在進羅馬尼

亞而最後則到法國，但因沒有准許他出境，他就折回，向克里米亞和外高加索那方去了。」

從貝薩拉比亞折回，而向外高加索去的路程，——這是幾千俄里的長程呢，——高爾基多多少少是沿着黑海的海岸走的。

他這次流浪的時間很長，差不多兩年。

他從這一村到那一村，步步發見着新而奇異的地方：摩爾達維亞和克里米亞，庫班和喬其亞。

無數的事物印在他的心上——海，碼頭，大船，馬羣，茫茫無際大草原上的篝火，天邊隱約的山峯，吉卜西人的篷帳，韃靼牧羊人，和尚，走私者，漁夫，遊手好閒的浪人，朝拜聖地的宗教徒……。

他幾乎淹死在克爾奇海峽。他在喬其亞軍用公路上碰到了大風雪，被封閉在雪中……。

而且飢餓又常常拖住了他的脚步。

他走過的，是富庶之區，可是他的行囊裏常常連一片麪包片也沒有；他認